

浅谈《鲁迅与许广平》

PB99012042 黎 鹤

浅谈《鲁迅与许广平》

我手里有一本倪墨炎、陈力英著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与许广平》。以前听说过少许鲁迅与许广平的故事，见此一书，乐得一读。

书如其名，该书自然讲的是鲁迅与许广平发展的过程及后来的生活。倒不是我对他们的爱情感兴趣，而是颇想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。

当年的中国，想必某些方面十分开放，与外国的交流应该还是有一点儿吧，给我的印象就是一种旧与新的结合期，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信件，他们的语言用今天的眼光看，都是文白夹杂，如其中二人的第一封信写到：“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，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，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，每每忘形的直率的凭其相同的刚决言语，在听讲时好发方言的一个小学生，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吧，所以向先生陈诉。”我的想法是这封信有点儿拘谨，并且学生作文式的痕迹很明显，当然文采是好的，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我不大喜欢这种语言。（鲁迅与许广平等人合影）



但是，当我读到鲁迅的文章时，又每每为这种语言的特殊表达能力所呈现的魅力而折服。这种语言自有其迷人处，大家方能灵活运用之，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绵长的回味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许广平用的不好，这是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的，在我看来，许广平所写的应该是当时通用的书面语了，只不过鲁迅用的更显魅力了。

扯了这么多，又谈一谈另一封信，许广平说：“先生吾师，原谅我太愚小了！我值得而且敢配当‘兄’吗？不！不！不！……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‘兄’的，先生之意何居？”给我的印象是这明显是一个女生的激动的内心独白，意思显而易见，但仍给人一种语言不够自然的印象。我在想，是恋爱使其然，还是一种莫名的情绪？

总之，通过一些信件和交往的片断，我发现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活泼的女大学生与一个青年教师的故事。当然，我绝无贬低二位先生的意思，我只想引用鲁迅的话：“其实，战士的日常生活，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，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”因为说他们的结合是盲目的，显然是不对的，要不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怎么会患难与共，互相关心？

谈到鲁迅与许广平，那么也就略微提一下鲁迅的原配朱安，朱安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女性，但也带有那时代的一些特征，她抽水烟，很年轻的时候就抽水烟，她顺从，从不与鲁迅有争执，尽管鲁迅与她没有感情，她还是尽量服侍鲁迅的母亲，即使后来鲁迅与许广平住在上海后（她在北平），她虽有所怨言，但许广平有了孩子后，她也就高兴起来，理由是：“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，当然也是她的儿子，她也就没有了无嗣的责任，她死后，海婴一定会祭祀她，不会使她像个孤魂野鬼，逢年过节吃不到羹饭。”想来朱安也真是可怜。

读完此书，总的印象是，鲁迅与许广平是真心相爱，但他们的相识到相知也是很普通，有不成熟的成份。毕竟鲁迅不是圣人，他是一个伟大的文人，一个人。